

圖書
D 655.1
SD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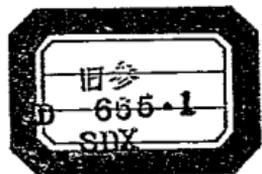
中國國民黨的民衆運動

徐三

徐三

山西省黨部宣傳部印

205266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圖書記

今後的革命

民衆運動的過去和將來

國民黨民衆運動的理論

目 錄

胡漢民

戴季陶

周佛海



國民黨民衆運動的理論

胡漢民

一、一般的觀察

民衆運動，在中國已由多年實際的試驗時期，進到理論的確立時期。經過多年的行程當中，我們應該把民衆運動一般現象作一個總觀察，從觀察當中，估定它的內容和價值。

先就它的一般現象說，我們知道凡是民衆運動，其起因總是由於社會的大變或國家的危亡。民族間戰爭的失敗，外人的欺凌屠殺，軍閥官僚的買國殃民，少數特權者的荼毒壓迫，都是直接製造民衆運動的原料。沒有這種種原料，民衆運動的火線是燃燒不起來的，縱然燒也不長久，也不普遍。在中國，軍閥的迭起，帝國主義者的相繼掠奪，繼續供給我們民衆以運動的燃料，而我們的民衆運動因之也有備具永久性的可能。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民衆運動是最富於狂熱性的，其所感受的刺激大，其所發的刺激亦大。巨風怒雨，固然發了天地間不平之氣，然狂暴的傾向，也隨着而來。所以凡是個人批評的理性，一到羣衆的狂熱裏面，就最不容易表現，而反常的行動，往往隨狂熱與俱進。這種民衆運動的現象，便引起了世人種種的批評：一種認定民衆運動是最富危險性的，是不應該有的；一種認定民衆運動是最有力量的，最能促進社會的改造的。前者是法國心理學家呂邦的態度；後者是革命者的態度。但是社會不能

免避罪惡，不能保證不遭受危險，則民衆運動自不能保其不發生。所以問題並不在民衆運動是否應該有，而在如何使民衆運動成爲有益於社會生存的利器。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點。民衆運動，結果往往歸於失敗，歷史上這種例很不少，而且失敗的結果，往往引起社會民氣若干時的消沉。究其失敗的原因，不外幾種。如果是由於目標太多，或問題太複雜，則民衆到了認清一個總的最大目標，或找出許多問題的一個中心問題的時候，還會運動起來。如果失敗是由於民衆運動當中起了野心家，那末民衆不久必將轉移他們的目標，向着野心家掉隊。如果失敗的原因，在於敵方的壓迫太強大，那末民衆勢力一時屈服，不久必將再起，而且再起的力量必將更大。假使失敗的原因，由於思想錯誤，方向歧謬，則民衆因失敗而受的教訓和覺悟，比甚麼教育制度所生的效果還要更大而更敏捷。這是應該注意的第三點。

依第一點說，民衆運動是挽救國家危亡和保障社會生存的一個力量，是應該鼓勵的。依第二點說，民衆運動便如何始可使之成爲有益於社會的問題。依第三點說，民衆運動，失敗和成功，都於社會有很大的影響，而我們的問題便是要如何纔能使它成功多於失敗，及如何使它好影響多於惡影響。總括地說，民衆運動一定是以救國救社會爲目的；要保證它的成功和好影響，自然要有必具的條件。這些條件當中，第一須有不拐騙民衆的忠實領導；第二須有強固的組織；第三須有共同的信仰。這三類重

要條件完備了，民衆運動纔有不可搖撼的基礎和不可抵抗的力量。

這幾年來，在民衆運動當中奮鬥的，表面上都是一個國民黨，而暗地裏冒國民黨招牌做非國民黨工作的，却有一個共產黨，或不僅是共產黨。這種現象，便是拐騙民衆的第一義；因為掛羊頭而賣狗肉，主義上政策上也就隨着換了內容，便是信仰上起了裂痕，這是拐騙民衆的第二義；信仰被搗亂，招牌被假冒，組織上也自然生出許多衝突而矛盾的系統，這就是拐騙民衆；甚至拆散民衆的第三義。共產黨拐騙民衆的罪惡，我不要在這裏細數，我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依這三種事實的綱領，可以更指示出一個原則來，就是：凡是民衆運動，只能以一個黨爲中心，只能以一個信仰爲目的，而且只能以一個黨一個信仰爲力量的總發動機。所謂一個信仰，須得要基於民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所謂一個黨，須得要以民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爲努力的總目標。信仰統一，民衆相互利益就要由黨來企求；黨的組織統一，民衆一切組織就要以黨爲中心，而一切活動就要由黨出發，一切政策由黨透過，一切工作由黨分配。更深切地說：民衆運動，沒有以全體的利益爲歸宿的主義，便沒有精神；沒有全體對於主義的信仰，便沒有組織的可能性；沒有組織的可能性，便沒有力量。必須拿得定主義，固執着信仰，集中在一個黨的組織裏面，然後民衆運動就可以把國家的權力和社會的權力打成一氣，把國家的政治機關和社會的公衆機關連成一個脈脈相通的血流；必如此，

民衆運動總可以成爲改造國家和社會的偉力，總可以成爲處在次殖民地苦境的中國的生力軍。

依前述的原則而批評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可得許多極有興味的觀察，而且此種觀察，很可爲前述各類則的印證。第一，共產黨的主義是不敢告人的，而其不敢告人的證明，就在於假借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名義向民衆接觸；方面的說法，就是共產黨若不冒國民黨的招牌，便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取的民衆的信任；共產黨沒有東西，就是拿不出真實以全體民衆利益爲歸宿的主義來；沒有真正以全體民衆利益爲歸宿的主義，而冒他人的黨和主義以騙取民衆，其原因乃在共產黨另有其不可示人的鬼胎，而視民衆爲其鬼胎的工具。第二，共產黨是主義的莽情者，然而他却犯着主觀病，其主觀病的沉重，乃至不問國家社會所生的是甚麼病症，不求引導民衆把病症救治完好，而只一味的施用策略以造亂；國家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却要引帝國主義來壓迫得更甚；社會是已陷落在貧困瓦解的境地，他却要引社會由貧困瓦解之境而趨於破產流離之境，由破產流離之境而趨於自相殘殺以至於滅亡。第三，共產黨以爲有亂子，就能激得動民衆，引民衆趨向揭亂就能革命，這樣就符合於列寧主義和馬克斯主義了，殊不知他在事實上做起來，他的兩大對壘的階級鬥爭，便要成爲同一階級分裂爲多少職業，同一職

業分裂爲多少派別，同一派別分裂爲多少小組，同一小組分裂爲多少個人？分裂愈多，鬥爭愈多；天下那有把全個人類全國民族分拆到極點，鬥爭到極點，而可以說這是爲人類爲民族爲個人謀得幸福的革命方法呢？所以共產黨在中國活動起來，牠不但不做兩大階級團結的鬥爭運動，並且不能做團結中國民族和帝國主義鬥爭的運動；前者是證明其不能做馬克斯理想中的階級鬥爭；後者是證明其不能做中國所需要的國民革命運動；二者都不能，牠還做什麼民衆運動呢？第四，證以過去的事實，大家皆知道共產黨在軍閥統治之區，却沒有做着破壞工作。而在軍閥已被顛覆之區，倒盡量要用俄國共產黨的破壞方式，這足見客觀的環境需要破壞的，牠倒不破壞，而不需要破壞的，牠却破壞到民不聊生；且因此而知共產黨所用的唯物史觀，並非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乃是廣東俗語所謂「勢利」觀，——軍閥對牠不留餘地，牠倒柔順的很，國民革命軍所倒之區給牠活動，牠倒拍亂起來，——結果就是需要解放的民衆却不解放，已經解放的民衆倒又被牠做了試驗品，而受盡不能忍受的苦痛；這只是對民衆掘自己的墳墓，何嘗是爲民衆開幸福的新路？照第一個批評，共產黨是拐騙民衆的。照第二個批評，牠是施策略，將民衆做工具，還以之戕賊民衆而滅亡社會的。因爲害民衆，害社會，所以歸到第三個批評，牠不能作階級鬥爭，就連農工運動也不能作；牠不能作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就連國民革命也不能作。何況牠把社會國家弄到破產大亂的時

候，適足爲軍閥及帝國主義造機會，所以歸到第四個批評，黨的民衆運動，只可說是民衆掘自己墳墓的運動！

經過共產黨的試驗，中國革命的民衆，應該到了覺悟而轉向共產黨搏擊的時期。這兩年之間，中國民衆經歷了自來未曾有過的經驗，受了自來未曾受過的教訓，如果依照殘忍的唯物史觀的說法，這許是中國民族不可忘記的教訓，然而犧牲也太大了。再檢點民衆運動的成績，可以說完全失敗。經過重大的犧牲，精神上所得的只有痛苦，物質上是毫無成績，中國民氣，目前還有回復到從前不緊張那樣傾向。然而共產黨，軍閥，帝國主義，中國民族生存這三大惡魔，都正在醞釀着新形勢，計畫着壓迫中國和破壞中國的新方式，我們中國民衆是決不容鬆懈下去的。我敢堅決地說，這三大惡勢力不打破，中國民衆便一日不能不集合在三民主義之下作普遍的團結和奮鬥。三民主義本來不只是消極的爲打破這三大惡勢力而說，只是事實上正遇着這三大惡勢力的存在而猖獗，那就證明三民主義越發是打破這三大惡勢力的唯一利器。這不是誇口的說法，歷史的行程是決不會欺人的，大家且耐着心兒看吧。

二、含三民主義外無民衆運動的理論

何以三民主義必定是中國民衆運動的基礎呢？這問題有兩種答案：一是從中國實際的需要上來的；一是從各國歷史的教訓上來的。爲容易明瞭起見，我們且先看各國

歷史的教訓罷。

歷史是有兩面的：有縱面；有橫面。縱的一面，牠有各種民衆運動的事蹟。拿破崙的時代，在中歐各國有民族運動；在非洲有回民的宗教運動，同時在歐洲也發生經濟的鬥爭運動。到了現在，各國間的民族運動，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更是同時並起的普遍現象。這一切運動，實在都是民衆運動，因為運動之所以起，乃起于和多數民衆有關的問題，而其所有的目的，乃在解決民衆切身的苦痛。不過各國的民衆運動，有的是爲經濟鬥爭，有的是爲民權鬥爭，有的是爲反抗外力壓迫的運動，而都是各爲各的特殊問題而起，各按各的方式進行，而且各照各的預定主張而謀問題的解決，所以各種運動橫的一面沒有連屬，縱的一面沒有相同的步驟，結果往往沒有多大的成績。

從各國歷史上這種種民衆運動事實看來，無論那一個民族，它的問題，總括不外三類：一是屬於民族的問題，一是屬於民權的問題，一是屬於民生的問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所以有世界歷史的根據，所以備具了適用於世界的特長，都是爲此。然而在過去歷史上，各國對於這三類的問題，都是遇着特殊的事故發生了之後，隨時來謀解決，沒有像孫先生這樣博大的眼光和精神，能預先爲一個國家定出長治久安的大計畫來。所以各國解決這三類問題，各有各的歷史因緣，而大抵都犯了頭痛醫頭脚

痛腎脚的毛病，結果連一個大問題都沒有解決。如果再把各國歷史縱的一面看來，我們更可以明白這三類的問題是不能各別的或任從一個來單獨的解決，同時也就可以明瞭我們的民衆運動，爲什麼要以三民主義爲基礎的道理。

英國在歷史因緣上是首先注重民權問題的一個最好的例證。從十四世紀起，英國的民衆運動，直可以說是由貴族僧侶反抗君權之爭，到中產階級反抗貴族僧侶的特權之爭，由中產階級反抗貴族僧侶的特權之爭，到近代平民選舉權之爭。英國民衆解決民權問題的方法，就是一貫的要求一個代議制度。他們的歷史彷彿告訴我們道：只要代議制度一鞏固，民權就可逐步的解放出來；只要民權問題有了解決，其他都不是根本問題了。固然，自從代議制度成立以來，英國誠然對於什麼問題似乎都能迎刃而解了。然而英國在歷史上曾經遇着一個宗教和政治相衝突的問題，牠的代議民主制就經了百多年而找不出辦法。後來找着一個辦法，叫做『政教分離』。凡是宗教的信仰問題，任個人自由選擇，國家不去干涉，而個人就再也不必把教爭混入政爭。其實所謂『政教分離』，何嘗是什麼辦法？這不過把宗教之爭與政治之爭劈開，而宗教之爭這個問題仍還存在着。這是民權問題解決而其他問題不能解決的一個證明。到了近代，社會經濟組織大變遷，代議民主制就更遇着困難。國會是要有大多數議員贊同一種政策，才能維持政府的，而議員却代表了許多不相同的經濟利益。要維持政府，代表各種不

相同的經濟利益的議員，便不措不有種種隨時的結合。議員一方面是和政黨有密切的關連，一方和社會經濟團體也有密切的關連，他們的隨時結合，當然就是政黨間和社會經濟團體間的隨時結合。但這種結合，又並非依照階級屬性為標準的。譬如一個主張私有財產權的農民團體，事實上遇有必要，就不能不同一個反對私有財產權的工人團體聯合起來，反對一個資本家團體；這種結合，不適合於階級經濟的理論可知。即在勞工組織當中，雖然彼此都以同樣的社會主義原則為基礎，而彼此間利益的衝突，往往比勞工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劇烈的多。遇着保護政策提出到國會的時候，棉紗業的工人和織布業的工人間，其鬥爭常常比棉紗工人和棉紗資本家之爭還更凶些。在這種經濟團體交相衝突的情況之下，英國的國會不啻分裂為多少經濟利益互相水火集團，誰也不能長久地聯合誰，誰也不能長久地分裂誰，但總是合不能好好的統治全國，分不能澈底地改革社會。所謂兩黨制，雖沒有完全僵死，可是代議民主制已不復有兩個以利害感情完全相同為基礎的政黨來運用，而有時時被多少利益衝突的經濟集團所拆裂的危機。代議民主制是從前許多人認為可以解決民權問題的，而英國又是代議制的祖國；他現在被事實證明，是以解決民權問題始，而將以不能解決經濟問題終。但是經濟問題是近代政治問題的中心，經濟問題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也當然不能解決。英國的民主，到了近百年來所以無進步，而只落的一個虛偽而不澈底的民主的

批評，其原因就在此。依英國這個歷史的例，我們就可知凡是一個國家，要想單獨解決民權問題，而同時不想解決民生問題，是決不成功的。英國歷史是從民權問題看手的歷史，現在他却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問題，而且不能澈底解決民權問題，這豈非民權問題與民生問題有連鎖關係的最大史例麼？

其次，有的國家，其歷史的發展，並非沿着一條解決民權問題的線索而來的，換言之，就是沒有民權發達史的因緣，而一到現在工業發達的時候，各種經濟團體的鬥爭便成了國家的最大問題。奧國就是這種國家的一個最好的例證。奧國各種經濟團體是有組織的，所以他的民衆運動，顯著地是經濟的鬥爭運動。國中各種經濟團體的力量，是勢均力敵的，而在政爭上也就不相讓。不消說，奧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就是利害不同的經濟團體有組織的長期鬥爭。這種鬥爭，不但資本案與資本案爭，並且勞動者與勞動者爭。因為經濟團體的分野，事實上並非依階級的差別而分，乃依各項工業相互的利害衝突而分，所以表現在政治上的分野，就更加複雜。一個經濟團體的主張和政策，不能強其他團體的贊同，國家就因之長在各團體相持不下之中，而陷於僵化的政局裏面。這種國家，當然是沒有敏活的進步，所以在國際上尤其受英法意和國際聯盟的支配了。這一個例，就可以證明凡是一個國家，若任經濟的行程自然發展，到了階級之間不但有衝突，而且同一階級同一段業之間也有衝突的時候，不獨民生

問題是不能解決，就是民族問題也無法解決；可知民生問題和民族問題也是互相連帶的，要解決這個，就決不能拋棄那個。

站在歷史的總樞紐上觀察現在的世界，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如果單獨把權給與人民，把富給與幾個資本家，這種國家是不能稱爲民主的；一個國家，把富和權都只給與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却一無所有，這種國家是決不能存在的；如果少數國家對內把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的爭端解決，對外則強人忍受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的壓迫，這種國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罪人。現在的世界現象，正是如此，可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是今日世界的三個連環問題。將這三個連環的問題縮小到一個人的生存上說，就是人不能有財產而無自治權，也不能有自治權而無財產權，更不能有自治權和財產權，就自視若天之驕子，而蔑視迫於他人。倡無治主義者，理想在於破個人之被治，而心裏何嘗否認個人之自治；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者，理想在於破除支配他人之財產，而心裏何嘗否認財產之享用；主張國際主義者，理想在於破除統治他民族的強權，而心裏亦何嘗否認各民族之自治？苟明此義，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實人類全體的問題，也就是個人的切身問題。在這三大問題不能同時解決的社會當中，個人便都有發起或參加民主主義的民衆運動的必要！

這是根據世界歷史的教訓所下的斷案，然而再看我們中國自己的實際，這三個切

身問題，尤其是急迫多了。孫中山先生早已和我們說過：中國民族所有的禍害，一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一是受外國政治的壓迫的，一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這三種壓迫，不是僅僅一小部分中國人受的，也不是一大部分中國人受的，而是全中國人受的。全中國人切身的三個大問題就在此。我們受外國帝國主義這三種壓迫之外，再加上民心渙散，沒有抵抗強暴的團結和能力，是自己第一種積弱；帝政遺毒，流為軍閥，竊奪國家政權來塗炭生靈，而人民却不但沒有管理國家事業的權力，並且沒有抵抗軍閥的能力，是自己第二種積弱；機器發明了幾百年，而我們還是生產落後，天然的富藏，自己不知享用，而任人佔取得去做吸乾中國人血汗的資料，弄到一種全國皆窮的景況，是自己第三種積弱。這三種積弱是內部的，那三種壓迫是外來的。內外的禍害兩兩比合攏來，便成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個總問題。所以我們中國的需要是馬上就須得解決這三個總問題，否則，國要亡，種要滅，到了那時，四萬萬人是要同歸於盡，決不能倖免的。

但是我們要解決全國民衆人人有切身關係的三大問題，我們就決不能走各國歷史所走的路。照以前世界歷史所給與的教訓，我們不能像英國那樣只從解決民權問題入手，而不同時解決民族和民生問題；我們更不能像奧國那樣任個人資本生產制度自然得發展，結果就連社會國家都分裂成多少經濟的團體而長相衝突。我們的問題須民族

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在同一計畫中謀整個的解決：這就是說，我們中國民族的自救運動要有整個的解決三個問題的計畫做中心。整個的計畫是什麼，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作用，在於消滅中國外來的三種壓迫，和內部的三種積弱。詳言之，民族主義，在打破外來的人口壓迫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而恢復中國民族獨立自由的地位和權能；民權主義，在打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兩種政治的掠奪，而建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政事的一個國家，使人人都有自保自養的能力和機會；民生主義，在打破帝國主義軍閥及其他特權者的剝削，而以國家的力量來扶植生產交通事業的發達，以滿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四大需要。孫先生的建國大綱，更把三民主義具體的表現出來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國際平等，國家獨立。』在這三民主義的具體方案之中，孫先生完全沒有為什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一類的特權階級預留餘地，而只有純粹的為民衆的福利打算，所以三民主義，就其作用說，實在是唯民主主義。衣食住行的

需要爲民而謀，政治知識和權力的需要爲民而謀，國際平等獨立地位的需要亦無不爲民而謀。我們民衆除了這三大需要而外，還有什麼更切身而更急迫的需要呢？我們四萬萬人所受的壓迫，可以總括在一句話裏面，就是受着這三種需要的窮乏的壓迫。在這一種總壓迫之下，我們的民衆運動，當然是爲反抗這個總壓迫而奮起，而進行，而非達到目的不止。以世界各國民衆運動的歷史比較起來說，我們的民衆不是要像英國只一貫的做了民權運動，也不是要像奧國只等到資本生產出了毛病纔來做紛亂的經濟鬥爭運動；換言之，我們做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民族運動政治運動經濟運動三種合而爲一的運動，而其所以必須合而爲一的原因，是事實上中國的地位民衆的苦痛所決定的，而非任何人空想所決定的。再比照一切民衆的原則來說，唯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備具了永久的可能性，是社會生存的唯一利器，而且是備具了成功的條件。如果真實依照三民主義的目的來作民衆運動，除却一切個人的錯誤和缺點外，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決不會使民衆受欺騙而失望，決不會使信仰不一致而組織上起分裂。過去民衆運動失敗的反證，世界歷史的教訓，和國家實際的需要，在在都肯定了，唯三民主義纔是民衆運動的基礎，亦唯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纔是眞切的民衆運動，無論何種阻力，都不能防止其成功。

三、民衆運動的三大程序

根據中國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有整個解決的必要，和整個的運環的三民主義的原因，我們既然明瞭民衆運動必須以三民主義爲基礎，那末民衆運動就非依據三民主義而定出整個的進行計畫不可。由此要點，遂產生一個根本原則，就是：

三民主義之實現，必須依總理手定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革命程序，在此三程序中，革命的政府和民衆運動必須相互的密切的聯合一致以並進；此其要義，蓋在舉國衆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團結爲一種大力量，而急遽的完成破壞和建設雙方的工作；但在國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之間，其所願以溝通雙方團結爲一個整個大力量者，必須忠實健全的中堅國民黨，故黨必須一方爲民衆團體的訓練指導，使其能自由對於國家社會問題表現其意思，貢獻其能力，一方爲政府的監督指揮，使其能扶助民衆相互的利益，其權力得爲民衆的權力，其政策得爲民衆謀福利的政策。○

左： 基此根本原則，我們且將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革命期內民衆運動的方針，定明其概要如左：

二、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方面用革命的武力掃除國內的障礙，黨的民衆運動，一方面必須派訓練成熟的人員到各縣指導民衆，做三種主要工作：（一）協助革命的武力；（二）訓導民衆團體之組織及其發展；（三）宣傳革命的主義，和軍政時期的革命政策；

二、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爲訓政開始之時，在此時期，黨的民衆運動，必須備具大規模的計畫，爲建設的訓練，率導人民依照建國大綱的訓政實業計畫，而扶助其使用直接民權及解決民生問題的知識和能力之發達，以協助各縣自治基礎的創立；尤當注意的，就是在此期內的民衆運動，對於本省訓政基礎之確立與全國軍政統一之促進，兩種工作必須兼顧，而尤其對於民衆的訓政工作與政府的訓政方法保持密切的調協；

三、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一省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爲製定全國憲法時期，在此期內，民衆運動之目的，在於完全養成民衆運用直接民權和參預國家政權的自動能力，宣傳訓政憲政兩期內的成績，以求五權憲法和直接民權在實際運用上收完滿的效果，同時對於民生主義的具體建設，必須使人民與政府協力共謀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之大規模的進行。

這三時期民衆運動的方針，我們更可詳細說明其內容。第一、軍政時期，民衆運動必須確立於集合全國人民的力量以掃除障礙之基礎上，故除以革命的武力奠定新國家以外交方式廢除不平等條約外，必須以政治法律的力量規定公共的度量權衡及一切法令，禁止阻礙改革的惡制度和惡風俗如厘卡陋規苛捐雜稅販賣人口等；保護民衆團體組織的自由，制定訓練民衆團體的方法，防止高利盤剝的壓迫民衆及階級鬥爭的行

動；禁止引誘或脅迫民衆團體離開黨與政府的指導訓練而破壞革命之進行；確定民衆團體在地方的基本組織之完成，以植訓政時期自治的基礎，其在基本組織未臻完善以前，非得黨與政府之認可，民衆團體即不得任意組織上級機關，以免奸人截斷民衆樹立民主的自治之根基，而利用之以爲破壞革命的工具；而尤須解除非屬於革命武力系統之一切武裝，使民衆完全受革命的武力之保護，庶不復有共產黨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挾武裝以魚肉地方人民的危險。總括的說，軍政時期的民衆運動，在於確立民衆團體的組織，以爲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之基礎，協助革命武力的破壞工作，而防制任何惡勢力破壞革命之展進。第二、破壞工作完成，須接着開始做建設工作，所以訓政時期的民衆運動，須養成民衆使用直接民權的知識和能力，扶植其使用科學方法，以改進各階級民衆的生產，而增加其購買力，調查地方人口及農工業的實況，贊助生產和消費合作事業，測量縣市土地，整理農田經界，以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準備，改革地方的警察衛生及農村工廠衛生等，使民衆直接享受社會生活的實際利益。故此時期民衆運動的主要目的，在培植社會的基礎，使民衆的保和養兩件大事得以由鞏固而趨於發達，才能直接進於國家大建設的憲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民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實力已有基礎，國家就可進而實施三民主義的大計畫，如五權憲法的頒布，和實施計畫的施行等。這時民衆運動完全要以民衆已經行使熟練的民權和已經樹立基礎

的經濟能力，促進國家建設各大計畫之實施。凡土地生產力的增加，礦產的開發，交通的建設，水力的利用，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等項大規模的公共事業，都須民衆督促政府，合國家與人民之力共同進行。總合言之，此三時期民衆運動，在第一期爲破壞惡勢力，在第二期爲確立新社會的根基，在第三期爲完成國家的建設；三者分言之，必須步驟不亂，合言之，必須精神一貫，而每一時期的進行，必須民衆與政府一致，政府與民衆一致，然後民衆運動纔不失爲三民主義的運動，纔能步步取得不可磨滅的成功。

我們從這三個時候的方針和內容裏面，可以看得出中國民衆運動，決沒有適用階級鬥爭理論之餘地。我們首先看軍政時期，其革命目的，在掃除國內障礙，換言之，即掃除帝國主義軍閥和社會固有的惡制度惡習慣。這種種惡勢力是全體人民不分階級的公敵。在掃除一切惡勢力時，決不容人民分裂爲兩個對壘的階級以自相殘害，而轉爲帝國主義軍閥所乘。要曉得階級鬥爭的作用，在於把已成的資本制度的社會拆成碎片，造成大紛亂，而非集中社會的力量來革命的。我們中國的惡勢力，非資本制度從社會內部長成起來的，是一方面帝國主義由外壓迫過來，和國內舊日封建社會沒落後騷亂起來的，所以中國革命所取的方式，不是把已成的社會根本搗碎，是把已碎的社會根本改造；不是把社會的力量拆散，是把社會的力量集中。階級鬥爭的社會，它的

社會是反革命的，只有少數人是革命的，所以拆散社會就是革命；我們中國現在既貧且弱，生存之機日微，所以社會是革命的，只有最少數人是反革命的，所以集中社會力量，就是集中革命力量，而拆散社會力量，便是反革命。因此之故，階級革命的口號只是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實際上無產階級聯合又是工人的聯合，而我們中國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階級革命分子聯合起來』，而各階級聯合且具有整個社會結合在革命線上的趨向。我們不能一方面喊着『各階級革命分子聯合起來』，一方面又把社會力量拆散，更不能一方面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一方面又教農工陷入階級鬥爭的空途而破壞正在建設的國家。明白這了個要義，我們可以站在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的立場，把階級鬥爭的民衆運動作一個較深切的批評。

四、階級鬥爭的民衆運動之批評

依階級革命的理論，只有工人可以革命，因為它們受著資本階級的壓迫。既然只有工人可以革命，所以唯有工人纔是革命的主力軍，而農民不過只能做同盟者。從這一個原則裏面，我們可以首先注意階級革命的理論，亦開始已陷在一個很狹小的立場，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事實上已受了限制，限於工人階級。既然以工人爲主力軍，以農民爲同盟者，於是民衆運動就全然依此目的進行，換言之，舍工農運動外，便無運動了。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和列寧可謂大體是一致的，都認定農民是爲別一

個階級的同盟者。然而精密地研究起來，馬克思和列寧兩人乃大不相同。馬克思的理論是：大農經營是優越的，資本一到農村，其結果與城市資本一樣，釀成兩個對峙的階級，一方是大地主之成形，一方是中農小農之瓦解或沒落。他推測客觀的事實如此，所以他對於大農主張防制，對於中農却無主張，對於小農只說是『自然會沒落。』法國馬克思派社會黨曾有保護小農的主張，而恩格斯就說：『我們對小農既不應該說促其消滅，也不要說保護他。』可知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根本上認定了中農小農是自然會沒落的，而其沒落就必定是農業自然集中在大地主手裏的結果。要防止大地主，馬克思在共產宣言裏面就提出了四個政策：（一）廢止土地私有，以地租充國費；（二）以共同計畫，改良開墾土地；（三）編成產業軍，尤其對於農業；（四）將農業工業的經營結合起來，漸次消除都市和農村的區別。從這四個政策上，我們知道馬克思的目的，乃在將產業和工業做到同一基礎上面，——工業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面——而農民都變成工人，至是都會和農村的區別也消滅了。至於列寧，他所有的對像，是俄國的特殊實情。俄國貴族就是大地主，而同時工業尙未發達，沒有西歐那種大資本侵入農村的現象；所以他的農業政策，乃分爲三個時期：（一）在開始革命時期主張土地農有，目的在引動農民贊助革命；（二）農民得了土地，便發生小資產階級意識，這時候就須使農民中立，換言之，就是使農民失却與工人同盟之地位；（三）到實行新經濟

政策時，對中農仍使之復爲工人的同盟者。這時候，蘇俄就由國家給以幫助使合作社發達於農村，引農民向社會主義的建設之路。

馬克思和列寧不同的點在那裏呢？就上述兩人的思想和政策說，彼此不同的點有三：第一、馬克思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和列寧所謂農民階級同盟有別。蘇俄的農民階級與無產階級聯合在一起，對帝國和資本階級作戰，因無產階級革命而得土地和自由，所以他是做無產階級預備軍的農民階級。列寧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就是做無產階級的預備軍。這一種農民階級，和馬克思所指的在西歐資產階級革命之間，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聯合在一起作戰，從資產階級而得土地，做資產階級預備軍的農民階級，當然是大不相同。馬克斯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就是客觀事實上認定農民階級做了資產階級的預備軍，而農業之發達，一定是大資本侵入農村，大地主之成形，和中小農階級之沒落。第二，蘇俄的農業和西歐的農業，也有區別。在西歐，農業發達，是做資本主義通常的軌道，一方面是巨大的地主和資本主義的巨大地主，一方面是在貧困窮乏及所謂貧銀奴隸極顯著的分化種種關係之下，完成所有的農業。馬克思以這種事實做背景，所以他推爾農民階級衰頹沒落，全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蘇俄的事情却不同，農業因蘇維埃政權成立，和重要生產方法之國有化，阻止了西歐這樣的發達，所以就不能不另闢途徑。所謂另闢途徑的方法，就是列寧的合作計畫。史丹林在他去年出版

的『列甯主義是什麼』一書裏面，會扼要的說明他的合作計畫之目的：『幾百萬中小農民的合作社組織，由國家給之以有利的信用而得以支持的合作社，便發達於農村。我們的農業新途徑，乃由合作社引多數農民而趨於社會主義之建設。以集合主義的原則徐徐使諸農業，即先使到農業的販路方面，次使到農產的生產方面。……販路的合作組織化，經濟配給的合作組織化，以及農業的信用和生產的合作組織化，是農村幸福向上的唯一途徑，從貧困零落中救出農民羣衆的惟一手段。』史丹林解釋列甯這種合作計畫，先以蘇俄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的性質為前提，以表示蘇俄合作社之性質不同於他國，遂謂列甯的合作制為合理，然而合作制不能到共產主義，列寧派自己也曾承認過的。這且不說，我們所應該注意的，還要看馬克思和列甯的農業政策的異點。第三，將列甯的政策與馬克思的比較，就曉得馬克思以為西歐農民階級自然會沒落，所以他的政策，意在幫助這種沒落的傾向，而消滅農村和都市的差別，而列甯則並不作如此想；所以他還極力用國家的力量，施行農業方面的合作社組織化。將這三個異點下批評，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城市資本集中和中產階級沒落的原則，事實上已經不是如此，但還說的像；至於以這一個原則推斷農村階級對壘和中小農階級沒落，現在事實上簡直說不上了，而列甯採用大規模合作社組織於農業，也真是並不認定農民階級有沒落趨向的反證。然而列甯的土地私有和合作組織化的政策，一個是意在引動農民來

革命，一個是意在引動農民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預備軍，總言之，就是以農民爲工具罷了。

因爲馬克思和列寧的政策不同，理論上就包藏了爭點。列寧死後，托羅茨基，幸諾維耶夫，加米尼夫三人因此就和史丹林起了大爭論。托氏一派，主張估量農民的力量，課以重稅，以打溇他的過剩的力量，對中農使他中立，對小農就予以資助。史氏一派就反駁說：你們估量大農力量過大；我們對中農不只是要他中立，兼要和他同盟；對於小農，在國家力量不發的時候，不應該去挑撥他。托氏一派，當然是懂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然而史氏一派却完全守著列寧的革命策略，並且引證列寧的三個時期的農民政策，只是引中農爲同盟，對小農就無幫助。我們對於馬克思派和列寧派的農民政策，可以簡括的更下兩個批評：第一、農民爲工人同盟者的策略，在打破封建土地制的俄國還比較行得通，在封建土地制沒落了許久的國家，尤其在以農業生產爲主的國家，就還不發，其所以不發的緣故，就是因爲他只是政治上的策略，而並非純粹爲農民幸福打算的社會政策；第二、農工同盟，如果不能朝消除都市和農村區別的方嚮走，或事實上不能到那種地步，則所謂『中立』，『同盟』，簡直是爲握政權者利用操縱的代名，於農民實際毫無半點利益和進步，這是俄國現在農民的實況，在在可以證明的。

中國共產黨在兩湖所用的農民運動的政策，就更不成話。總括的說，他們是運動地痞流氓，而不運動農民，更不是農民運動。他們說是叫貧農與佃農爭鬥，佃農與自耕農爭鬥，自耕農與小地主爭鬥，小地主與中地主爭鬥，中地主與大地主爭鬥，實際就是地痞流氓把農業社會完全搗成粉碎，在這種情形之下，那裏還有什麼界限分明的某類農民與某種農民的種種爭鬥呢？他們說是給農民以實際利益，而着手於米價的規定，初則規定『不得過二元半』，後來又規定『不得過二元』，實際則社會被搗亂，米價只會一天一天的增高，而空文的規定，是決無補於事實的。何況米價定低，其他商品市價增高，農民更是吃虧不小呢？本來農產品消售問題，在俄國共產黨是很注意的。在十月革命前，大農受政府的徵發，而結果便是農民不願多生產。在施行新經濟政策後，蘇俄便設政府式的合作社，代農民買賣農產品，結果雖然可以稍稍增加全國農產的總量，然而事實上仍是中農小農吃虧。這些都不必說了，我們所應該注意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農民運動，簡直是俄國共產黨竄竊中國的策略。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老早說過，他們向歐洲進攻的五條戰線，都已失敗，唯有向中國進攻的一條戰線，是有多少把握的；所謂有把握者，即看中了中國農民，可以掀動起來大搗亂。她聽聽一到中國，就不顧有各種勞動法，不贊成合作社，而只要提出土地農有的口號，其理由都因勞動法和合作社於C.P.搗亂不方便，而土地農有，共動農民棄耕作而騷亂是於

C.P. 搗亂是利便的。布哈林現在却更明瞭中國的情形，所以就主張在中國只要提出『減租』一個口號來，就有辦法。有人反駁他說：『減租豈不是要大大的減少國家的收入嗎？』布哈林說：『對呀，國家不能減收入，農民捲好反抗國家呀！』又有人駁他說：『減了田租，工價便越增高，豈不是農民更苦麼？』布哈林說：『這都不錯，但唯其如此，就好叫農民反對資本家呀！』這就可見他們的策略，是要提出極不合經濟原理的簡單口號，同時又是羣衆不能理解，但覺極合感情的，叫民衆向走不通的方向去硬撞，撞不通了便歸罪於共產黨所要打倒的國家和階級身上，好激起更傾大的騷亂來。中國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在工人黨中和在農民黨中，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如此。

孫總理的農業政策又是怎樣呢？概括地說，他的政策，理論是純然以農業社會主義爲原則，而具體方案是完全適合於中國的實際情形；所以他主張『平均地權』，是對於城市土地預料其地價必日見增高，而以高率的稅額及國家收買兩個方法以截斷大地主的發生，同時主張『耕者有其田』，就是對於田價必欲使其平，庶幾農民易獲安定的生活，而城市工人，自願改業者，亦可退而業農；這也就可知孫總理注重農民問題的指示精神了。但是總理的政策，是要以國家的力量去幫助農民，而不是以國家的力量去搗亂農民。以國家力量幫助農民，則就中國實情而論，只要國民革命經過軍政程序，政府保障耕者有其田，並設農民銀行以便其低利率之借助，而免土豪劣紳之高利貸

，設合作社以便其農產品之銷售，而免奸商之操縱盤剝，開發水利以便其灌溉，而免天然之災害，資以科學知識以利其農具之改良和肥料之利用，而促進其產額之增加，如此，農民的福利也就可以增進，哪裏用得着共產黨搗亂的方法呢？列寧實行土地農有的政策，在原則上原亦與耕者有其田同一理想，但在策略上却全不如此，因為他目的在引動農民來革命，一方固然要打破俄國貴族的大地主，一方也要使農民來把波希維克推上政臺。等到他握了政權，他就說農民得了土地，有小資產階級意識，又把農民來挑撥拆散，使之永無反抗波希維克的力量。有人曾經批評列寧，說他『土地農有』政策，實在是違反廢除私有財產的原則，因為把田分給農民，就是使人各有產。列寧就說：『你却不知道取得農民在政治上是何等重要；我們失了共產主義的原理，却得了大多數的農民呀！』可知列寧式的農民運動，全然是重在政治作用，並非重在經濟理論；此與布哈林的被租革命論，同是不諳經濟原則的證明。這種農民政策，目的不過為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手段，全然是利己主義，也就是害農主義，與我們總理唯民主義的農民政策，相差真不知有幾萬里程途。

依以上的批評，我們就明瞭共產黨和國民黨民衆運動的原別了。共產黨的農工羣衆運動，顯然只是爲C.P.奪取政權的工具，而國民黨的民衆運動，在農工兩方面，都是要造成全國的經濟組織之發展。我們總要從毫無因全社會組織的紛亂國家裏，把民

衆引上三民主義之路，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程序，使民衆由社會組織化，進而爲政治的自治組織化，由政治的自治組織化，進而爲經濟的組織化，乃至使民衆組織同時備具社會政治經濟三種性質的基礎，中國纔有鞏固發達的希望。總結的說來，三民主義是唯民主義，民衆運動是要三民主義自民實現的；共產黨沒有真實爲民衆而謀的主義，只有奪取政權的策略，它的民衆運動是要全民衆做工具，而爲它奪取政權的犧牲品的，唯民主義的革命，是革命黨自己犧牲去換取革命的成功，而以利益付之民衆；共產黨的革命，是要引動民衆去犧牲，換取革命成功的利益，是要歸之共產黨的。共產黨的革命成功，只有黨是成功，而民衆是犧牲了一部分，所剩的一部分，縱使大亂之餘能夠共一點現成的產，也是有限。國民黨的革命成了功，黨的損失必大，然而民衆却能站起來行使自己的權能，同在三民主義下獲得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利益，而其所獲的利益，是創造新的，不是瓜分現有的。有人曾經批評過俄國共產主義說：『現有的經濟的生產，就是收到國家手裏來重新分配，縱使分得平均，人民也所得無幾，必須要從新造產來分配，人民纔所得無窮。』所以孫總理說他的民生主義是造產的，『是要共將來，不是要共現在。』其所含的真理，實不僅僅施之於中國實際情況而適合，乃放之世界而皆準的。由此一義，也就可以區別共產黨的民衆運動，是困在現狀裏而混戰的，而國民黨的民衆運動，是引向未來新社會創造的中國革命的民

衆！努力向三民主義的創造之路來啊！



民衆運動的過去和將來

戴季陶

中國民衆運動的大發展，是在國民黨改組以後，這是人人曉得的。國民黨改組以後，何以民衆運動能夠發展？（1）政治的保障力的偉大。（2）組織能力和範圍的擴張。（3）輿論支配力的形成。而中國現代民衆運動的發展，有很清楚的兩個大段落：第一，是由同盟會推翻滿清以來，直接在同盟會導領之下的政治革命運動。這一個政治革命運動，本來是統率在總理的三民主義旗幟之下的。但是因為（1）中國人對於現代世界文化的實際內容沒有正確深切的了解。（2）國內的人民生活狀況，沒有急迫地要求改造社會組織的需要，帝國主義對於人民生活的壓迫，是間接的關係，不容易引起人民直接而痛切的覺悟。（3）當面的利害問題，局限於排滿和排外，對於實際的建設綱領，大家不感覺切要，一切革命力的發展方向，只及政治上的形式，而不能及於生活基本的問題。（4）中國是一個重文學的國家，一切思想的進行，總離文字不得，中山先生的文字著作太少。因是種種，總理的三民主義，雖然提倡了二十年，然而在中國社會上，竟沒有起深切的反響。在本黨裏面，黨員的智識程度，不單是尙未達到發揮三民主義的地位，連接受三民主義的地位，還是沒有達到。這些都是事實，過去一切文獻都可證明的。所以直到滿清顛覆，民國成立之時，中國的民衆，還沒有曉得的有三民主義之名，革命黨人僅知三民主義而不知三民主義之實。既然不知，當然無從說

到行了。袁世凱死後，總理經了三次的大失敗，對於革命黨人和一般人民知識的缺陷，看得十分真切，從過去種種經驗上，認定輕視知識，鄙棄理想，足以破壞真正的革命運動，足以便很正確而堅實的主義失其效力，於是著『孫文學說』。此書既出之後，黨內和黨外，依然沒有很大的反省，只看全國思想界知識界，對於這一本書沒有批評，沒有人做分析綜合比較的研究，在批評一切學說問題事實問題的時候，很少有人引用書中的成語，就可想見了。所以在現代革命運動上，中山先生是一個最偉大的導師，而二十餘年來，他的主義只在實際運動上發展，不在思想運動上發展。他的同志和他所指導的門徒，在行動上能和他一致，能服從他的號令，而思想上則各自成風，不相聯屬。以致最近十年來中國民衆的新運動，在一個時期裏面，脫離了中山先生指導的中心，現出另成一系的現象。

民國二年，中國由革命而得新地位的國民黨失敗了，很猛烈地主張政治改造的言論，沉寂下去了。革命黨在內地不能立足，重新跑到外國亡命去了。在這時期當中，中山先生用很大的力量，鼓起失敗的勇氣，聯合同志，以『絕對的服從』為條件，而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旗鼓，要大家做再舉革命的工作。這一個運動，仍舊是以舉兵為唯一手段。文字宣傳，思想指導，學術提倡，民衆組織，青年結合，這些工作，中華革命黨依舊沒有十分注意。在這一時期，國內的沉寂，一天甚似一天，有志於學問

事業的青年，或到外國讀書，或在國內教學，但是在袁世凱大力壓迫之下，決沒有人敢起而作正面抵抗的。沒有階級的覺悟和團體組織的工人農夫，再也不會生出民族的覺悟。更不會站在一般民衆先頭去做革命工作。商人在那個時候勢力也是很微弱的。上海地方的工業，還沒有今天二分之一的力量；中國自辦之新式的金融機關，比起今天不及五分之一。整個在外國洋行統治之下的工商業界，他們當然覺不到改革政治的重要，更想不到國家獨立民族平等的重要。中國人民的生氣銷沉，這一個時期要算是達於極點了。但是這時全世界的大勢給中國一個很大的刺激，使中國生出很大的變動，由此漸漸各方面都活潑起來，這就是歐洲的大戰的結果，一方面產生的俄國的和德奧土等諸帝國的革命，一方面協商國所領有的廣大之殖民地間，發生很普遍的民族獨立運動。民族自決和社會改造兩個大潮流，如像颶風一樣，吹送着二千多萬死者的血腥氣，逼布在全世界。只要是生活着的人類，無論是從正面去抵抗接受，從旁面去退讓逃避，總之沒有不受這兩個大風潮影響的。至於這兩個大風潮，他是世界人類生活全部變化期中整個的力量鼓盪着進行，當然是多方面的。而且隨着民族地位，階級關係職業產業的情形，其程度內容，有很不平的表現。俄國布爾色維主義的運動，和布爾色維克的成功，不過是這當中的一種。

此時中國的情形是怎麼樣呢？袁世凱的統治能力發揮到極地而自己死滅了。軍閥

官僚的運命，與他實力發展地位增高成反比例，一天一天往水平線下面沉落去了。革命運動的潮流，從各種方面一天比一天增長起來了。就民衆能力來看，這幾年的沉澱當中，教習學生們，讀了一些書，研究了一些問題，養成了多少革新前進的勇氣，也造就了多少團結。商人呢，適應着歐戰當中世界需要增加，西方輸入的貨物減少，且本美國到中國投機的勇進，種種原因發了一點小財，所以上海地方中國人的商場也逐漸活動。中國人自辦的工業，和外國人投資在中國興辦的工業，一天比一天加多。而中國人的金融組織也就漸漸擴張起來。——以中國的良好地位，只遜做到這一點，真是可憐的很。照道理論，這五六年中，的確是中國產業復興的絕好機會。可見人才缺乏，科學不興，機械不足，材料不備，這些實際問題，不是單靠推理所能解決的。——同時產業工人加多，都市人口擴大，這些社會的新勢力以累積到歐戰終結之時，乘着各種機運，便起了一個極大的思想運動，在這思想運動指導之下，更促成一個極大的民衆運動。普遍而空泛的黎明運動發生出偉大的力量，散布在民衆當中的時候，他便自然而然地，隨着時地的關係，逐漸逐漸的分化開來，變成各種主義的運動，這是第二個段落。

大家只要把總理偉大的人格，高遠的理想，精確的主張，勇猛的努力認識清楚，把三民主義的理論和他對於世界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法，研究明白，再把這一百年來全

世界一切問題展開的壓迫經過，觀察周到時，應該可以曉得全世界中，只有三個大問題：一個是民族爭生存的問題，一個是人民爭政治自由的問題，一個是人類爭生活幸福的問題；除此而外，便甚麼都沒有了。總理把這三個問題，歸納起來，創了一個『三民主義』，實在就是解決全世界一切問題的原則。在這一個大原則的領導下面，中國的革命運動有意識無意識的進行着。雖然多數人不曉得三民主義的名稱，不了解三民主義的內容，不認識國民革命的意義，然而他的環境，使他自然脫不了這原則之外。○不單中國的情形如此，世界的情形，也復如此。如果上述的三個問題，不能集中到一個革命的運動中求解決時，決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方法；全世界的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與前述三個問題無關；就斷不能只從一個方面得到解決。大戰之後，『民族自決，社會改造』兩個口號同時發生，就是爲此。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只看見他們的社會中，有勞動問題，婦女問題，所以他們只懂得講共產主義，集產主義，工團主義，基耳特主義等等，或是偏於一方，或是局於一業。到得他們的國家，爲殖民地而戰的時候，也不知不覺地，情願把生命奉給祖國了。俄國的列寧脫離茨基，如果不是因爲歐戰當中，俄國受了那樣大的損失，而前途又那樣的黑暗，那裏會脫離第二國際主張民族自決呢？世界如此，智識幼稚科學缺乏的中國人，更不用說了。所以二三十年來只能在排滿的口號和民權的口號下面有意識無意識地跟着孫先生走的

中國人，在歐戰前後也有意識無意識地在「被動的自發意識」下面發起一種思想的黎明運動來。而這黎明運動，當然是無確實的主張和固定的內容的。淺薄而又熱烈的青年們，被強大的俄國布爾色維克逼了去，也是很當然的現象。然而問題的真實性，終久會把真理表現出來，時代的需要，畢竟會把他真正的領袖尋出來。所以多年受中國民衆冷遇的三民主義，和創造三民主義的中山先生，到了這真實的需要現出來的時候，無論情願與不情願，只要是想革命的人，自自然然地，被世界的時代力攆迫者，集向孫先生的旗下來了。

貪力量的人會被力量迷惑，貪知識的人會被知識迷惑，貪金錢的人會被金錢迷惑；能夠打得開這一種迷惑，在學世昏昏當中把握得定的人，實在是很不多的。時代逼迫着走向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旗下的人，既迷於武力，又迷於智識，迷於金錢，片面可通的唯物史觀，埋沒了他們的人性。於是打着三民主義的招牌，頂着國民黨的旗號而實行其破壞國民黨的計畫。他們所用的手段，就是取得民衆。他們把民衆看成一種奪取政權的材料，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只是爲此。所以他們不同民衆的實際利害如何，而只管逼着他去鬥爭。無理性的政權慾，把一切民衆，都列向迷魂障裏去了。但是事實的真實性總是要現出來的，這一回共產黨的大失敗究竟是誰打倒他的呢？是國民黨打倒他的嗎？不是的，決不是的。打倒他們的，就是他們利用國民黨的招牌去組織起來

的民衆。他們一直反對『爲民衆』的政治理論，他們空口講白話說『爲民衆』是資產階級的心理。他們不爲民衆，他們只爲共產黨總被民衆打倒了去。我們看清楚這一個原則，就應該認定，凡是一個真實的革命黨，一定是要真實地把持住『爲民衆』的主義。爲民衆而犧牲，爲全體民衆而犧牲，到底是最緊要的基本觀念。黨的政策，更是應該如此。我們看看過去一切民衆運動當中，跌倒下來的領導者和那些自命爲領袖的人，弄到被民衆視爲仇敵的，必定是做民衆運動而不能真正腳踏實地做『爲民衆』的工夫，或是欺騙民衆，或是利用民衆，或是用他種勢力來壓迫民衆。要曉得天下最不能欺騙不能利用是民衆，有時受了欺騙利用，而後來被他發覺了，他一定很嚴厲地來報復。不用說共產黨，本黨純粹的黨員中，這樣失敗的人，也就不計其數了。再講一件要緊的話罷，譬如做工人運動的人，要怎樣才能算是偉大，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領袖呢？就是要在工人羣衆，被非常錯誤而危險的羣衆心理所支配，已經全體一致決議了大罷工的時候，看見這大罷工的犧牲太無意義，敢於一個人挺身而出，能夠立刻使工人羣衆聽他的話，取消罷工的決議，這一工人領袖是很偉大的。因爲一個人對於多數的人要造成這樣絕對的信用，親愛威嚴，用之於最危急的時候，是要從很長的日月很多的事件當中，實際做『爲民衆而犧牲自己』的工作，在多而且久的德行上，使大衆確實有了很真確的信仰，雖爲他個人犧牲亦所不惜，這樣才能做得到。專門迷信唯物史觀，

講行爲而不講動機的人們，絕不承認這個道理，也絕不懂這個道理。諸位同學同志，如果你們把種種歷史的事實一一拿來細細審查，再把各人自己過去的行爲來反省，就可以曉得我這一段話，是十分正確十分合理的。以後無論做甚麼事無論做甚麼民衆運動千萬不可鄙棄這一個道理。國民黨以後如果不能夠確實做這個工夫，國民黨要失民衆運動的信賴，任何人以後違背這一個原則，他的政治生命，必然斷絕，在失敗之後，還要留得一個『痛苦的良心』。今後的民衆運動作法，必須要確實認定下列各點：

- 一、要真實地作國民革命的民衆運動，必須時時刻刻，不忘記整個的民族地位和力量。犧牲固然不可苟避，而一面犧牲了民衆自生的利益，和生命，同時更增加民族的損失，阻礙民族力的恢復，則萬萬不可。在過去的經驗上，我們已經曉得，平時的宣傳和組織，以及行動的指導，必須要確實而堅固。最猛烈廣大的民族主義的民衆運動，往往發生於不可豫期的時候，絕不是平空地煽動所能爲力的。如果平時的宣傳，不切實地注意養成民衆個人的團體的實際能力，給與確實而明瞭的基本智識，陶鑄領袖和成員的高尚德性，基本的組織不真是成爲民衆自身的組織，沒有科學的分工合作的精密規畫，行動的指導，不能隨時隨處，確守理論的原則時，則民衆的團體自身，絕不成爲堅實有力的團體，一旦到了特殊的問題發生，猛烈而廣大的民衆運動起來的時候，不但是煙消雲散，失却統一作戰的能力。

而暴虎馮河的盲目運動絕不能得偉大的效果。

二、偉大的民衆能力，不在臨時的行動表現，而在他自己有堅實的生活基礎和生活力。這一個要點，和軍隊的給養是一樣的。平時給養缺乏，戰時軍用不敷的軍隊，決不能成爲強有力的軍隊。況且民衆團體和軍隊，更有一個大差別點，就是軍隊的給養，無論如何缺乏，總是國家負責，而民衆的生活，是他自己的責任。不切實地從民衆生活基礎的安定和發展上，決定民衆運動的方針和分際，不獨是建立不起國民經濟的基礎，不能保障民衆自身的生活，而沒有堅實的生活基礎，和生活力的民衆，決不能成爲有戰鬥能力的國民革命隊伍。共產黨徒指導下的民衆，最可憐的就是在這一點。他們一意把民衆趕着去鬥爭，所有鬥爭的目的物，却在破壞民衆自身的生活。在三年當中，已經由共產黨式的民衆運動失敗，給我們很不少的經驗了。不特在中國，便是在歐洲在美洲，在東方各地，共產黨的運動，所以無處不失敗的原因，就是在此。所以今後的民衆運動，我們就各個部門，立出幾個原則。

甲、工人運動的基礎，必定是要在工業的發展上。

乙、農人運動的基礎，必定是要在農業的改良，土地的開發和地方行政的整理上。

丙、青年運動的基礎，必定是要在教育的发展，學術的進步，青年的身心修養訓練上。

丁、婦女運動的基礎，必定是要在家庭的改良，母性的保障性道德的確立，社會紀律的建設上。

戊、商民運動的基礎，必定要在一般市場經濟的發展上。

必定要把上述幾個原則，切實地把握着，一切民衆運動的工作，然後才會有堅實的合作，而國民革命的勢力，才能夠確實發展。

三、領導民衆運動的人，最先得除去的就是『取得民衆』的野心，和玩弄民衆的惡習。從前革命隊伍裏的人，不曉得注意民衆的工作，雖然他們心理，也有爲國爲民的觀念，模模糊糊地存在着，然而不切實教育民衆組織民衆，自身投身在民衆運動隊裏去工作，於是雖然有爲民衆的心，終是空的。並且沒有民衆意識和力量作保障的空觀念，到了社會的利害衝突顯現出來時，不單會着忙，而且會不知不覺走到反民衆利益的路上去。這幾年民衆運動勃興起來，在革命隊伍裏的領袖們，從前這一個漠視民衆的觀念是除去了，而同時又發生一種新的毛病，就是取的民衆的野心和玩弄民衆的惡習，這幾年來，到處都見這樣的事，聽見這樣的話。從前的武人們——現在固然仍舊沒有改變——是以兵作他的基本勢力，我們常常

聽見說：『某人的勢力很大，他有多少兵，』而他們自己的工作，也就只是拖隊伍，把軍隊當作他們的私財，戰爭是他們爭地位金錢的手段。政客們呢，是以有力量作他們的聲援，以政治上的播弄作他們的手段，而目的只在自己營私。這幾年來，在政治上活動的人們，把民衆當作地盤用拖隊伍的觀念去謀取得民衆，以民衆的鬥爭爲爭地位金錢的手段。在這種潮流當中，於是也常常聽見說『某人的勢力很大，他有多少民衆。』而其實他們所謂民衆是甚麼呢，仔細檢查起來，却也好笑，羣衆運動的當中，喝采呼口號的聲音，還要算長千萬萬確的表示，甚至兩角錢一天去租流氓來充民衆的事，也都數見不鮮了。如此的革命工作如此的革命領袖，豈是可以捨得住的嗎？要聽的民衆決不是可以取得的。各人有各人切實的利害，團體有團體的利害，職業有職業的利害，階級有階級的利害。如果主張和行爲，處處時時，都能代表民衆切實的利害，自然民衆會贊助他擁護他。一刻反乎民衆，則從前擁護他的民衆，也即刻可以變作敵人。並且在革命時代負責任的革命者，必定要能夠有爲民衆真正利益而和盲目的民衆抗爭的決心和勇氣。因爲在民衆智識不充足，訓練不周到，組織不完備，主義不確立的今天，所以才有革命的的需要。今天的民衆，在整個民族的見地上來看，依然是總理所說的『四萬萬阿斗』，吳稚暉先生所說的『昏百姓』，沒有和民衆抗爭的勇氣時，如何做的出真

正的革命事業來。如果抱了一個『取得民衆』的心，那麼竟和阿斗骨君的好道是一樣的，一樣的可鄙，還講甚麼革命。至於玩弄民衆，那簡直和鄉下人進城看燈的心理狀態一個樣子，其爲兒戲而非革命，更不用說了。

總而言之，民衆運動的前提，是要真爲民衆謀實際的利益，不可把民衆拿去作無益的犧牲，不可借民衆造自己的勢力。自己先要把主義，政策，方法，研究清楚；一絲不亂，一時不停的努力作法，才能有所成就，用浮淺的智識作德性的投機，與乎搔羊頭賣狗肉，是必然失敗的。

在過去三年來國民黨的民衆運動工作，離開個人的能力問題，單純就政治上去觀察，最大的毛病是甚麼地方？這一個很明顯的問題，至今竟沒有人提出來研究過，真是奇怪的很。我們試想，一個政黨所爭的不是政權嗎，取得政權的作用在甚麼地方呢？人人都能答道，取得政權是爲了實現主義，實行政策。主義政策如何能行？當然要有人才，有機關，有組織，有法律，而從社會的秩序政治的保障上說，法律這樣東西，是一刻也不可斷，一點也不可缺的。建國的工作，實際上在於施政，形式上在於立法，運用施政立法，使施政必合於法，立法必適於政，這就在教育和行政了。自古以來，無無法的國家，偏偏在國民黨的建團工作上，創出一個例外，整天講革命，講改造政治，講保障人民利益，講喚起民衆組織民衆，而對於立法工作，一點也不作，並

且好似不許作不願作的樣子。一講到立法法的問題，有些人說『現在還未到時機。』弄到無論那一種件事，不曉得是非的標準何在，權力的限度何在，推行的方法何在？因為如此，於是所謂民衆運動，在民衆未曾起來的時候還不要緊，一旦民衆起來了，便鬧得一團亂糟。工人運動，攪到工人離了工場；農民運動，弄得農民離了田地，學生運動，使到學生跑出了學校。凡是組織一個民衆團體，便成立一個封建藩國。而且這一個封建的藩國，目的專在革命，事事破壞政府的紀律，擾亂社會的秩序，却說不出他甚麼地方錯，那件事事情非。工會可以隨便宣布誰是工賊，農民協會可以隨便鬧庭問案，學生會可以隨便把十幾歲的青年捆來游街，一個皇室的國民政府，竟無法過問。中國人到了不得了的時候，總其說『咳！沒法了！』這種情形真是無法無天了。

自從辛亥革命到如今，永遠沒有人研究革命黨執權後要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施行法律。這幾年來，天天講政治，便把法律忘記乾淨了。我們的政綱上，明明規定要制定各種法律，而中央永不着手這個工作。民衆沒有法律做保障和制裁，於是運動也就成了搗亂的運動。不用說 e p, c y, 天天在計畫要破壞國民黨，即使沒有 e p, c y, 完全由國民黨去作，恐怕也只會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罷！固然革命的主義是一種高尚優美的政治道德，但是高尚優美也罷，不高尚優美也罷，如果不把他化成法律，請問保障在那裏，標準在那裏？黨國的情形尚且如此，無怪乎從前大學的法科，

常常要鬧風潮了。

同學們同志們，這一個重大的責任，是大學教授學生們今後要負起來作的，至少要有幾千百個手不釋卷的人，整天做研究調查整理編制的功夫，以後才可以希望得到多少進步，只是整天喊些口號，貼些標語，革命的秩序是建設不起來的，三民主義是永不會實現的。



今後的革命

周佛海

今天以前的革命，我們敢斷定的說，是失敗了。在表面上，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在一年以內，發展到長江，擴張到中原和西北，中國版圖的三分之二以上，都隸屬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過去的革命，不能不說有相當的成功。但是事實上，黨的主義和政策，沒有實行，黨的信用，因而墮落；黨的組織和分裂，繼續增長，黨的中心，因而失墜。黨的信用墮落和黨的中心失墜，足使黨的環境更加惡劣，革命的前途更加艱難。過去一年多努力的結果，只造成環境的惡劣，只增加前途的艱難，過去的革命，怎能不說已經失敗！

在革命勢力，沒有發展出兩廣以前，各地的人民，受帝國主義者的蹂躪，受軍閥的摧殘，受貪官污吏的剝削，受土豪劣紳的壓迫，日呻吟於水深火熱之中，憔悴於鐵蹄桎梏之下。他們日日所希望，所祈禱的，就是本黨的成功。他們希望本黨勢力發展，替他們解除痛苦；祈禱本黨掌握政權，替他們增進利益。所以北伐軍興以來，軍行所至之處，必見民衆的歡迎和援助。過去革命勢力發展之迅速，得力於民衆的援助，任何人不能否認。民衆對於本黨的信任既深厚，本黨的環境也就趨順利。

但是民衆的希望落空！革命勢力所及之地，民衆的痛苦沒有解除，民衆的利益更沒有實現。有些地方，政權黨權，為共產黨徒所把持，演成空前的恐怖和不安，使

民衆的痛苦，不僅沒有解除，反而日行增加；有些地方，黨權政權，爲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所操縱，軍閥政治下，一切弊害和罪惡，絲毫沒有廢除，反而日行增長。這都是使民衆失望的地方。不待說，在軍政時期，既無建設的時間，又無建設的餘裕，民衆的希望，沒有使之充分滿足的可能。但是至少要使民衆有生機和希望。然而在共產黨徒惡化的環境之中，民衆實在沒有生機；在土豪劣紳腐化的空氣之中，民衆實在沒有希望。革命勢力發展的結果，反使民衆絕了生機和希望，從革命的目的說，已經算是失敗；更因民衆對於黨的失望，致黨失去民衆的同情和協力，從革命的進行說，也不能算是成功。

復次，在共產黨沒有堅持武漢黨部和政府，明白的破壞本黨和革命之前，全國的革命勢力，都集中於本黨的旗幟之下而努力，全黨同志，都集中於中央黨部的指導之下而奮鬥。革命勢力有中心，黨有中心，一切爲革命而努力的黨員，都有努力的方針和奮鬥的方向。在一定方針和方向之下而努力奮鬥，革命的興趣，越加濃厚，革命的感憤，越加熱烈，而且革命的勇氣，越加激揚。此時雖有共產黨徒，想阻斷民衆運動，而本黨同志，毫不放鬆的與之奮鬥。從出師北伐的時候起，到武漢爲共黨所挾持的時候止，在這個時期之中，一切忠實努力的同志，在行動上，有爲黨效死的事實，在思想上，有爲黨效死的精神。只知革命，毫不顧及個人的利害得失。以這種勇氣和決

心，努力於革命工作，革命前途，無論如何艱難困苦，都可以打破和廓清。所以當時本黨的環境，比較現在，也還順利。

自從武漢黨部和政府，被共產黨劫持之後，黨的中心，突然失墜。直到現在，沒有事實上能夠統一指揮全黨的中心。全黨的同志，好像無舵的船舶，投入狂風巨浪的大海之中，沒有一定的航行方向，只隨着風勢為轉移，隨着浪流為進退。近一兩月以來，我們到處聽見忠實努力的青年黨員的呼聲。他們說：「我們有努力的決心，但是從那裏努力起？我們有奮鬥的精神，但是向甚麼方向去奮鬥？我們要黨為我們指導，但是黨在那裏？我們願意為黨而犧牲，但是黨在那裏？」我敢說，在這種煩悶苦惱之下，下面灰心喪氣的忠實青年同志，不知有多少！革命勢力發展，而其結果却弄到黨員找不着黨，這究竟是革命的成功或失敗？總結起來說：黨的信用失去，就是黨失去民衆；黨的中心失墜，就是黨員失了黨。到了現在，大家都弄的發生「民衆在那裏？黨在那裏？」的疑問，革命勢力表面上的發展，有甚麼用處？

革命黨不應該只是盲目的前進，並且應該細心的回顧。我們應該回顧過去失敗的經驗，作我們將來努力的教訓。革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要經過許多失敗，才能成功。所以我們不怕失敗，我們只怕不知道為甚麼失敗。經過一次失敗，得到一次教訓，失敗才有價值，同樣的失敗，才不致繼續發生。因此，我姑且以個人觀察所及，

略述我們過去失敗的原因，和將來應取的途徑。

或許有人以爲「家醜不可外揚」，不願把過去和現在的缺點，暴露出來，甚至誤認善意的批評，爲惡意的攻擊。其實，我們自己是國民黨的黨員，黨的錯誤，就是我們自己的錯誤，批評黨，就是批評自己，是不致有絲毫惡意。至於黨的缺點，無論在消極方面，或積極方面，都不應該隱諱。在消極方面，事實還是事實，不能禁止人家知道。我們自己就不說，人家還是知道。人家已經知道的事實，我們還要掩飾，實在可以不必，而且反足以表示我們沒有勇於選善的精悍。在積極方面，中國國民黨，不僅是黨員的黨，乃是一切被壓迫民衆的黨。我們爲民衆的利益而革命，就應該受民衆的監視和督促。民衆知道我們的缺點，就會督促我們改良。革命本來是沒有成例的創舉，革命過程中，本來難免錯誤。革命家不怕錯誤，只怕隱諱錯誤和因襲錯誤。如果在民衆的嚴重監督之下，錯誤既不容隱諱，更不能因襲。逐漸更正，逐漸改良，過去的錯誤，就是將來成功的先聲。所以我們應該明白的認識過去的錯誤，作我們今後的教訓。

今後的革命，在許多方面，應該一反從前的覆轍。我們分條逐漸說明。

一、民衆運動方面

革命離不開民衆，革命運動離不開民衆運動，這是盡人所知的。但是民衆運動，

如果錯了方向，革命不僅不能進步，而且要發生莫大的障礙。過去的民衆運動，有許多地方實在入於莫大的錯誤。要修正已往的錯誤，至少應確定以下的幾個原則：

第一：民衆運動的動機，應該是爲民衆而革命，不是爲革命而求民衆。這兩個動機不同，所產生的結果也非常的差異。

在爲民衆而革命的原則之下，不僅革命本身，有非常的價值，就是革命的進行，一定也感覺非常的順利。革命運動，他本身並不是目的。在革命的過程中，實在不易避免戰爭，流血，破壞等一切悲慘和殘酷的現象。如果革命本身就是目的，無異說破壞破壞爲目的的。革命，乃是要達更高尚的目的所不能避免的手段。他的目的，就是在爲被壓迫的痛苦民衆求解放，爲他們謀利益。因爲革命有這種高尚的目的，所以革命運動，才有價值。革命先覺者，喚起民衆，組織民衆，領導他們去鬥爭去破壞，去殺戮，都是因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如果只是爲破壞，而驅民衆去破壞，只是爲殺戮，而驅民衆去殺戮，不是瘋狂，便是羸魔！因此我們要確定爲民衆而革命的原則；革命才不是罪惡，革命才有價值。

在爲民衆而革命的原則之下，革命的進行，就處處都能顧全民衆的利益；不僅革命的終極目的，在爲民衆謀利益，就是在革命的進行中，亦必使民衆的犧牲，減少到

最低限度，民衆的利益，實現到最大限度。在革命進行和民衆利益相衝突的時候，當肯停止革命的進行，顧全民衆的利益，毫無組織，無訓練的赤手空拳的民衆，向帝國主義者的炮口之下衝突，以博取勇敢革命的美名；自行焚燒幾千百無辜良民的房屋，以激動民衆對於敵人的憤怒；在爲民衆而革命的革命家，絕對是不忍爲的。革命的行動，既然處處以民衆的利益爲前提，最後必然得到民衆深切的信任。民衆在事實上證明了革命在爲他們謀利益，必定忠實的參加革命，自動的爲革命努力和犧牲。革命得到民衆自動的參加，革命的基础，才算鞏固。所以在爲民衆而革命的原則之下，革命的進行中，雖然不常有驚世駭俗的悲壯的行動，却有確實可靠的民衆的勢力，保證革命的成功。

如果爲革命而求民衆，革命便失却了神聖的目的，爲革命而求民衆，便是以民衆爲手段，爲工具，而達到革命這種目的。以革命本身爲目的，而求民衆作工具，就是以戰爭，流血，殺戮，破壞爲目的，而以民衆爲殺戮，破壞的工具。這種革命，牠本身已經是可詛咒的罪惡，而且即離開革命的目的不說，這種革命，也沒有成功的可能。這種革命，既然以民衆做工具，當然不以民衆的利益爲前提。只要有搗亂的機會，總不惜犧牲民衆，而逞其野心和陰謀。即使表面上，以民衆利益相號召，但是事實上無往不以民衆作犧牲。民衆誠然易受欺騙，然而只能受騙一次二次，至多三次。等到

民衆覺悟受欺騙，就不僅不會參加這種革命，而且必定劇烈的反對。受民衆劇烈反對的革命，那裏有成功的可能？

總結起來說：爲民衆而革命，既有神聖的目的，而且有成功的保證；爲革命而求民衆，既失去革命的價值，更沒有成功的可能。然則本黨過去的民衆運動，究竟是爲民衆而革命？還是爲革命而求民衆？

在清黨以前，本黨的民衆運動，大部分爲跨黨份子所包辦，而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完全以工具主義爲原則，他們的活動，透過本黨而表現，其結果，外觀上，弄到本黨的民衆運動，也變成了爲革命而求民衆。所以在清黨以前，儘管本黨的動機是爲民衆而革命，而事實的表現，却是爲革命而求民衆。

共產黨徒，是徹頭徹尾的工具主義者，無論對於任何事物，都存着利用之爲工具野心。我們的民衆運動，也不出這個公例。無論他們怎樣熱心的從事民衆運動，他們的目的地，不是在爲民衆謀利益，他們只要民衆替他們搖旗吶喊，遊行示威，以壯他們的聲勢，或者要民衆舉動恭職，銜鋒肉搏，使他們好向第三國際報功。所以只要能夠壯他們的聲勢，只要能夠使他們報功，他們是不惜犧牲民衆利益的，甚至犧牲民衆本身的。不待說，表面上，他們也是以民衆的利益相號召，有時也許爲民衆謀些許的利益。但是他們的動機，是先與後取，以之許利益爲釣餌，而博取民衆的歡心。而且

他們爲民衆所謀的利益，是表面上的利益，實際上的損失。武漢的工潮，很足以表示他們的居心。他們運動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而所提出的要求，遠超出社會經濟力所能容許的以上。其結果，工資增加了，然而物價却因工資的額外增加而漲高，中小商家却因工人的過分要求而倒閉。工人運動的結果，致使大部分的工人，失業無所依歸，全部的工人，呻吟於過高的物價之下。工人的利益沒有實現，而共產黨的目的却已達到。他們的目的，本不在爲工人謀利益，他們是要使工人陷於絕境，以便他們的煽動和利用。工人的生活如果改良，就是共產黨的工人運動失敗；工人境遇如愈惡劣，共產黨的工人運動才算成功。等到工人的境遇，陷於絕境的時候，他們再提出迎合工人心理的過高要求，驅工人去破壞和屠殺。這種手段，雖然殘忍，然而却是爲革命而求民衆的不二法門。因爲人在生的時候，不知到生之可貴，要等到漸於死的時候，才知道生之可貴。在人生存的時候，教以生存的方法，絕得不到人的注意，等到人將死的時候，而教以求生的方法，一定得到極熱烈的歡迎。共產黨利用這個心理，先屬民衆於死地，然後再裝出爲民衆求生路的假面孔，以博取民衆的歡心。其結果民衆生沒有求到，而死却是確定了。這種民衆運動的方法，一方面固然是驅民於死的運動，失却民衆運動的意義和價值，同時別一方面，民衆一經覺悟被欺騙，就會激烈而頑強的反抗，使這種民衆運動終歸失敗。

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已經鍊成大錯，不幸本黨的許多同志，也因襲這種錯誤。我們常常聽見許多同志說：某人有意羣衆，某人沒有羣衆，而沒有聽見某人能爲羣衆謀利益，某人不能爲羣衆謀利益。大家只注全力求民衆參加大會，參加遊行，而沒有切實爲民衆解除痛苦，增進利益。大家曉得要民衆，但是只看見會場中的民衆，只看見喊口號，拿旗子的羣衆，而沒有看見民衆身受的痛苦。這樣，以民衆爲某人，某派的，根本已違反革命的意義，幸即使某人，某派能號召若干羣衆，而這種羣衆，却是空的。我們常常看見今日開打倒某人的大會，有幾萬羣衆參加，明日則歡迎同一人的大會，同樣的幾萬羣衆，仍舊參加。這種羣衆，不過是會場的裝飾品，有甚麼實際的力量？

革命，固然離不開民衆，然而像上述那樣的民衆運動，實在沒有甚麼意義。我們要糾正已往的錯誤，要打破爲革命而求民衆的觀念，確立爲民衆而革命的原則。這個原則一確立，而且有事實的表现，我們即使不求民衆，民衆當自動的參加。這樣的民衆運動，才能造成確實堅固的基礎，才有真正的價值。

第二、民衆運動的口號，應該是爲共同利益而努力，不應是爲本身利益而奮鬥。爲共同利益而努力，是三民主義的原則，是民族革命的目標；爲本身利益而奮鬥，是爲馬克斯主義的原則，是階級鬥爭的理論。

共產黨民衆運動的口號，是爲本身利益而奮鬥。他們對於工人，就鼓吹爲工人的利益而奮鬥；對於農民，就鼓吹爲農民利益而奮鬥，對於青年，就鼓吹爲青年利益而奮鬥。而且於這些大分之外，更造出許多小分。例如對於貧農，則煽動貧農爲自己的利益，和佃農鬥爭；對於佃農，則鼓吹佃農爲自己的利益，和自耕農鬥爭；對於自耕農，則鼓吹自耕農爲自己的利益，和小地主鬥爭；對於小地主，又主張小地主爲自己的利益，和中地主鬥爭；對於中地主，更主張中地主爲本身的利益，和大地主鬥爭。照這樣，把社會分做許多利害對立的小單位，使其互相鬥爭，便是共產黨民衆運動的唯一策略。

對於這種策略，我們應該指摘他的錯誤。因爲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而這種民衆運動，却是發揮利己主義的運動。

我常常以爲馬克斯主義和亞丹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雖然是立于反對的地位，然而根本的出發點，却是一樣。亞丹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是以人類的利己心爲出發點；馬克斯階級鬥爭的策略，也是以人類的利己心爲根據。他們以人類的利己心爲根據，主張各人爲本身的利益而奮鬥。各人的奮鬥，既然都以自己的利益爲前提，自然會不惜犧牲別人的利益，以成全自己的利益。湖南的共產黨，在各鄉村嚴禁運米出境，不顧缺少糧食的別村人民的死活，更不顧都市人民的死活，就是他們爲自身利益而奮

鬥的行動。我在武漢的時候，武昌中山大學的學生，向大學委員會要求免收學費，舉代表來見我，我當時申斥他們道：「你們口口聲聲要為農工謀利益，實際上却犧牲農工的利益，成全你們自己的利益。你們要知道，你們免收學費，國家就要多一筆經費，國家多一筆經費，工農民衆，就要多一層負擔。免除你們自己的負擔，增加農工的負擔，豈不是革命家應取的行動？」他們毫不顧忌的答道：「我們青年，要為青年本身的利益而奮鬥。只要能實現我們本身的利益，那末還顧的許多？」這真是把共產黨的利己主義，發揮到十二分。工人只管工人的利益，不管農民的死活，農民只管農民的利益，不管青年學生的死活。而且一地的農民，只顧一地的農民的利益，不管別地農民的死活；一工廠的工人，只顧一工廠工人的利益，不顧別工廠工人的死活；推而至於一個人只顧一個人的利益，不管別人的死活。這就是共產黨利己主義的真精神，這就昇利己主義的民衆運動必然產生的結果。

過去本黨的民衆運動，大部分為共產黨徒所把持，所以本黨民衆運動的精神，也表現為利己主義的。我們要知道，這種利己主義的民衆運動，只是教各階級，各職業，各地方的民衆，互相為自己的利益而拚命，甚至於使各個人互為個人利益而競爭。他不僅妨礙革命的進行，而且本身因毀了利己主義社會一切習習，成為反革命的要素。

舊社會之所以應該革命的，便是因為充滿了利己主義的精神和條件。在這種社會裏面，只有鬥爭，沒有調和，只有仇恨，沒有友愛。共產黨一方面要革利己主義的社會的命，同時又以利己主義的精神，去做革命的民衆運動，實在是一大矛盾。以這種利己主義的民衆運動去革命，革命即使成功，也不過只能造出一個新利己主義的社會。

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以利他主義為根據的。利他主義的民衆運動，一方面要教黨員犧牲自己的利益，為黨的利益，為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同時另一方面，要喚起民衆，為共同的利益，為民族的利益而奮鬥。在實際上，為共同利益和民族利益而奮鬥，也就是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在精神上為共同利益而奮鬥，就可減少并消滅個人的利己主義。所以利他主義的精神去做民衆運動，一方面能令民衆享受實際的利益，別方面能令民衆互生友愛的精神，作建設新社會的基礎。

關於民衆運動，除掉確立上述的兩個原則之外，在方法上，也有兩個地方，應該糾正。

第一、從事民衆運動的同志，應該投身入民衆之中，不應該置身於民衆之外。詳細說，就是應該自己融合在民衆之中，當做民衆的一分子而行動，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自居領袖的地位，去指揮或使役民衆。

在過去的事實上，處處表現從事民衆運動的同志，自居於領袖的地位；有些人以爲民衆沒有知識，許聽我們的指導；有些人以爲我們是爲民衆謀幸福，民衆該聽我們的指揮。有了這種觀念，一定會一切行動，都只憑自己的主觀去決定，既不深察民衆所處的客觀環境，也不明悉民衆的主觀心理。照這種民衆運動者和民衆之間，一定生出隔膜，民衆不僅不會和民衆運動者發生密切的關係，而且有時會發生厭惡的心理。這樣的民衆運動，雖然也能夠以團體的紀律，集合許多人去開會和遊行，實際上却是空的。

我們要知道：民衆運動者，是民衆的代表，不是民衆的領袖。我們要深入民衆之中，體察民衆的要求，根據民衆的希望，爲他們作代表，向社會說明，要求社會設法滿足民衆的希望。我們的生活，要處處和民衆的一樣，我們的行動，要處處以民衆的需要作標準，然後才能使自己和民衆融合，然後才能使民衆和黨打成一片。要這樣來，才能在社會上造成堅固確實的勢力，不只是在會場和街道上得到羣衆。

第二、民衆運動，不應該專靠失業失學，無力謀生的遊民，應該以有正當職業，或有能力謀生的人爲基礎。

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可以說是遊民運動。他們利用失業的工人，去做工人運動；利用失學的青年，去做青年運動；利用流氓地痞，去做農民運動。照他們的理論，以

爲只有這種人，才有革命性和活動力。所以到處網羅和收買這些遊民做他們的工具。不待說，這種人也是現在社會的被犧牲者，革命的一個目的，也是在爲他們謀幸福。然而利用他們去做羣衆運動，至少要發生兩個不好的現象：第一就造成「革命職業者」的特殊階級，第二就是得不到民衆的信仰，使民衆運動，不能發生效力。

共產黨用去做民衆運動的人，大部分都是無能力謀生，或不願意就正當職業而生活的人。用這種人去做法民衆運動，他們就會以做法民衆運動爲糊口謀生的唯一方法。換句話說，他們是強革命（？）而生活。所以這種人，實在是「惟恐天下不亂」。搗亂的機會越多，他們謀生活的方法就越多。在社會秩序一復原，他們馬上就要失生活的機會，他們除搗亂之外無能力，除破壞之外無本領。雖然真正的革命，目的在建設，而不在于破壞。然而因爲他們只能破壞，不能担任建設的工作，所以他們不願意社會有建設的機會，而希望社會日處於紛爭擾攘之中。紛爭擾攘，便是他們的職業。這種革命職業者越多，革命越不能成功。

本黨過去的民衆運動，因爲大部分被共產黨所把持，所以造出的革命職業者實在不少。不待說，像總理一輩子終生獻身於革命，而不顧及自己的生計，却不是此地所說的「革命職業者」。因爲這種人，是以革命爲責任，不是以革命爲職業。現在多見革命職業者，少見革命責任家，實在可嘆！我們今後應該努力更正。我們不能以無力謀

生的人，不能以爲革命（？）而生活的人去做民衆運動。我們要以有正當職業的，有能力謀生的人，去擔任民衆運動的工作。有職業的人，一定不會引導民衆專肆破壞，而不顧切實的建設工作；有能力謀生的人，一定不會搗毀亂謀生，而製造社會的長期紛擾。

第二，從事民衆運動的人，最要緊的，就是要得到民衆的信仰。沒有信仰的民衆運動者，除却威迫利誘之外，沒有方法，可以團結民衆，然而在威迫利誘之下所組織的民衆，實際上等於沒有民衆。沒有能力謀生的人，絕對不能得到民衆的信仰，又可斷言：以偷雞盜鴨的地痞辦農民協會，一定受農民蔑視；以遊手好閒的流氓辦工會，一定受工人的輕侮；以屢試落第的學生辦學生會，一定遭學生的白眼。受民衆的蔑視和輕侮，當然不能得到民衆的信仰。這種民衆運動者，民衆即使不積極反抗，至少也要置之不理。於是民衆運動，結果就是有名無實。

過去的民衆運動，大概可說是有名無實的運動。要糾正這個弊害，就要民衆運動者，真能得到民衆的信仰；而要達這個目的，就不應該以無力謀生的人，去做民衆運動。

總結起來說：關於民衆運動，在原則上，我們要確立爲民衆而革命和爲共同利益而奮鬥的兩個原則；在方法上，我們要打破領袖式的民衆運動和遊民式的民衆運動的

兩個方式。照這個方針進行，不僅民衆能獲得實際的利益，就是革命的前途，一定會非常順利。

二、黨的方面

黨的方面，今後也有許多工作，應該積極去做。其中最要緊的，就是建設黨的理論，嚴密黨的組織，實行黨內無派的原則，打破以軍治黨的觀念。

建設黨的理論——這個工作，在過去實在是太忽視了。不僅少有人切實的去做，而且少有人想到。除却胡漢民說季陶兩先生，常常發表研究的結果以外，沒有看見幾個同志，在這一點努力。我們要知道：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是以理論為基礎的。沒有中心理論，就不能統一意志；不能統一意志，就不能統一組織；不能統一組織，就不能統一行動。現在黨的糾紛，根本的原因，實在沒有中心理論。不待說，三民主義就是本黨的基本理論。但是三民主義，是總理參酌世界和中國的情形而成的結晶。是要實施於現在及將來的原則。他的內容非常淵博，他的實施，含有伸縮。因為三民主義，有這種特質，所以同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的同志，各有各的解釋。富於理想的同志，偏重將來的理想社會，忽略現在的客觀環境，他們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一定具有急進的，急激的性質，富於保守的同志，只注重現在的情形，忘却究極的目的；他們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一定具有溫和的，緩進的性質。眼光注意到世界情形的同志，他

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一定具有世界主義的性質；注意只限於中國情形的同志，他們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雖免國家主義的色彩。各有各的解釋；就是各有各的理論；各有各的理論，就產生各有各的行動。所以我以為黨的理論沒有確實建立，乃是黨的糾紛的根本原因。

這種工作，我們今後要担負起來！我們要根據總理的根本思想和實施步驟，并參酌古今中外的學說制度，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心理論。有了中心理論，然後黨的糾紛才可免除。

不待說，要把三民主義的理論完全固定和絕對劃一，是一件做不到的事。這不獨三民主義的理論是這樣，任何主義都是這樣。馬克斯主義，分爲伯倫斯坦派，考茨基派，和列寧派；列寧主義又分爲特維茨基派和斯達林派。但是我們枝節的思想儘管不同，中心的理論却要統一；政策的實施儘管伸縮，基礎的思想却要一定。然而這不是一個人所能担任的工作，也不是一天一月所能成就的偉業。要聯合全黨有學識思想的人，爲長時期的刻苦研究，才能有良好的成績。我要求全黨的同志，嚴重注意這一點！

嚴密黨的組織——這個工作，過去也太忽略了。我常常感嘆中國國民黨的渙散，等于中華民國的渙散。國民黨黨員對黨的關係的疎薄，等于中國國民對國的關係的疎

薄。中國國民，除却有中國的國籍外，事實上和國沒有發生甚麼密切的關係；同樣，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除却有中國國民黨的黨籍外，事實沒有和黨發生甚麼密切關係。這一點，我想一切黨員應該都感得到。

黨的組織不嚴密，至少要產生兩個弊害：第一、不能使黨員發生黨的觀念，不能使黨員從事黨的工作；第二、容易使投機腐化的分子混入黨內。

人類思想，受環境的影響很大，乃是事實，要我們對於某種事物，主觀上發生極濃厚的觀念，先要我們對於某種事物，客觀上具有密切的關係。對於事實上沒有關係的事物，決不會發生濃厚的觀念。中國人家庭觀念之所以濃厚，國家觀念之所以薄弱，就是因為個人對於家庭兩關係較密，對於國家的關係較疎。根據這個原則，我們要使黨員發生極濃厚的黨的觀念，須使黨員和黨的關係密切；而要使黨員和黨的關係密切，就須嚴密黨的組織。過去因為黨的組織不嚴密，所以不能使黨員和黨發生密切的關係。我們除却參加紀念週和交納黨費而外，和黨發生了甚麼關係？而且事實上，大部分黨員，連紀念週都不參加，連黨費都不繳納。至于小組會議，區分部黨員大會，更是有名無實。所以事實上我們實在自由到十二萬分，毫沒有感覺黨的束縛；因之就我們個人生活而言，竟沒有感覺黨的存在。在個人生活上，既沒有感覺黨的存在，就是我們沒有黨的生活。沒有黨的生活，當然不會發生黨的觀念。大部分同志所以沒有

黨的觀念，就是因爲黨的組織不嚴密，不能使黨員過黨的生活。

黨員沒有黨的觀念，于是一切思想行動，都不以黨爲前提，而以個人的利害爲標準。過去所表現的現象，就是黨員只有個人的行動，沒有黨的行動，只有個人的思想，沒有黨的思想。各有各的思想和行動，黨務那得不糾紛？

黨員的工作，也因黨的組織不嚴密而欠緊張。不獨普通黨員的工作，黨部沒有督促和考查，就是黨部職員的工作，黨部也聽其自然，下級黨部的工作，上級黨部也沒有過問。于是大部分黨員，都變成「名譽」黨員，「掛名」黨員，實際上，并未盡半點黨員的義務和責任。人類的天性，本來是沒有督促，便不會奮勉的。黨員不自覺的努力，固然忘却了黨員的義務，放棄了黨員的責任；然而黨的紀律，不能領導和策厲黨員去工作，却是黨的組織上的缺陷。過去大部分黨員，沒有積極的參加黨的活動的，就是因爲黨的組織，沒有嚴密。

黨的組織不嚴密，更足以使投機腐化的分子容易混入。我們的態度，固然要寬，然而不可失于濫。如果只因黨員的人數增加，而不願實際工作的進步，便是黨的自殺。但是在過去的事實上，黨員的入黨，既沒有經過嚴重的考察，入黨之後，又沒有嚴厲的監視。于是以入黨爲作官的途徑的人，最初既容易混入，混入之後，又容易活動。這種人的入黨，無異於滿清時候的「捐官」，而「捐班式」的黨員越多，黨的前途就

要越暗淡。

因為這些弊害，所以今後黨的組織，一定要嚴密起來！對於所有的黨員，應該使他們過黨的生活，而增高其黨的觀念，督促他們作黨的工作，而使其不忘黨員的責任；對於新入的黨員，一定要嚴重的考察其思想和行動，決不能只以其入黨表格上的填寫為標準，輕易的使其加入。要這樣，才能使黨的精神緊張，黨的工作進步。

黨內無派——這是中國國民黨的根本精神，然而在過去却沒有實現。我們老實的說，黨內的小派別，實際上很是不少。這種小派別發生的原因，可分為兩種：第一，在清黨以前，本黨的忠實同志，因為對抗跨黨分子，而不能不結合，於是暗中組織小團體；第二，想操縱黨權政權的一部份人，因為一時的利害關係，而結成小派別。

對於第二種小派別，我們只有用黨的紀律，加以嚴重的制裁，不惟他們所組織的小團體，要使之消滅，就是以不純潔的動機而組織小團體的個人，也應該加以驅除。這種不良份子潛伏於黨內，實在是黨的一大危險。

第一種小派別，他們的動機是純粹的，他們的本意是在救黨。在清黨以前，跨黨份子因為要壟斷黨權，對於本黨忠實同志，務使其分裂，而不能結合。他們利用本黨的紀律，禁止黨內組織小團體，而他們背後却有一個共產黨。他們表面上自然以為共產黨是國民黨外部的黨，不是國民黨內部的派；然而事實上跨黨份子却在本黨內部，

聽共產黨的指揮，結成極堅固的一派。本黨的忠實同志，有結合對抗的必要，而又無明白團結的可能。于是不能不暗中結合小團體，以防止跨黨份子的陰謀。但是現在，我們的共同敵人，在黨內已告肅清了，我們組織小團體的原因，已經消滅了。從今以後，我們應該在整個的黨的指導之下，做整個的行動，不必暗中更有何種秘密的小組織。即使因為工作，歷史，或別的關係，同志之中，有些比較接近或親密，有些比較疎遠，但是萬不能因此生門戶之見，為互相排斥的行動。黨內的人才，本來已感缺乏，如再有門戶之見，非我者不用，人才就要越加破產。而且派別林立，彼懷此毒，黨務糾紛，更沒有能夠解決的一天。這一點，我誠懇的希望一切同志都要有澈底的覺悟。

打破以軍治黨的觀念——這也是我們今後要做的工作。我不是說軍事領袖，有以軍治黨的事實，乃是說許多黨員，有以軍治黨的觀念。我們試看：每次黨務上或政治上發生了重大問題，一般同志，不發表自己的意見，不徵集普通黨員的主張，而惟急于探詢軍事領袖的態度。甚至於發表一篇宣言，開一個民衆大會，都不敢自作主張，而必請示于各地的軍事領袖。在一般黨員的心目中，既然有事以軍事為中心的觀念，其自然的趨勢，必形成以軍治黨的現象。因為事事都向軍事領袖徵同意，軍事領袖雖無攬攬一切的心思，而事實上必變成一切問題的中心。這個弊害，今後應該努力更

正。我們固然要提高黨權，我們尤其要自己不能輕視黨權。共產黨誣罵某人某人蹂躪黨權，而提出提高黨權的口號，以遂其搗亂陰謀，我們要不爲他所愚弄。我們要知道，只要一切黨員自己不輕視黨權，任何個人是不能蹂躪黨權的。過去黨權的威力之所以不大，不是因爲被個人蹂躪，乃是因爲一切黨員，心目中本無黨權。一切黨員心目中沒有黨權，黨權怎能提高；心目中只有軍權，軍權怎能不壓倒一切。所以要打破以軍治黨的觀念，是要打破一切黨員的這種觀念；不能像共產黨一樣，利用這個口號而挑撥普通同志和武裝同志的感情。

以上所述，都是今後關于黨的方面，應該積極努力的幾件最小限度的事。本黨爲領導中國革命的唯一政黨，本黨的不健全，就是革命的不健全。爲保證革命的成功，我們應該從黨的本身，着手整理和振作。希望一切同志，不要放棄了自己的責任。

三、政治的方面

我們民權主義的政治，乃是爲人民的政治，和由人民的政治。過去政治的成績，我們本應該拿這個原則做尺度來測量；但是過去一年多以來，無日不在戰爭之中，在軍事時期，要怎樣積極的做建設工作，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若根據爲人民的政治和由人民的政治一原則，來測定過去政治上的成績，未免失于苛刻。然而我們在政治上，雖然不求有功，至少要求無過。更進一步說，我們雖然在積極方面，不能爲人民謀

利益，至少要在消極方面，爲人民除痛苦。不幸我們過去的政治，過多于功，人民的利益固然沒有實現，人民的痛苦更沒有解除，這便是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也就是革命的失敗。這過去失敗的經驗之中，我們應該得到今後的教訓。

第一、我們政治上的口號，不可太高，不可離開事實太遠，一定要切實能行的，才可提出。武漢克復以後，共產黨操縱湘鄂的黨部和民衆團體，提出過高的口號，要求政府實行。在他們的用心，以爲沒有實行的可能的要求，國民黨的政府，自然不能實行。不能實行人民的要求，就會失掉人民的信仰。人民對於國民黨失望，就會轉而希望共產黨。所以他們故意提出很高的口號，以失本黨的信用。本黨的同志，尤其是青年同志，切不可採用這種辦法。我們不要空唱高調，博民衆一時的歡呼，致其事後的失望；應該切實實行，謀民衆實際的利益，而獲得其着實的援助。

第二、黨和政府要行動一致，政府中的各部，要顧及政府整個的通盤籌劃，不能只顧本部的便利，阻礙別部的進行。

在過去的經驗中，常表現黨和政府的行動，不能一致：不是政府不能實行黨的政策，就是黨部束縛政府的行動。我們常常看見黨部爲民衆利益而努力，政府却漠視民衆的要求。例如黨部逼貼取消苛捐雜稅的標語，政府却增加苛捐雜稅；（尤以揚劍時代爲然）黨部高呼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各級政府却容土豪劣紳的盤踞。這種宣傳和

行動的不一致，一定引起民衆懷疑我們是欺騙。民衆對我們失去信任，以後說話就不能引起民衆的同情，而且引起他們的反感。我們常常聽見民衆說我們的政策，是不兌現的支票；民衆有了這種心理，我們的黨，一定會失去民衆的根據。所以以後政府的當局，不能只顧政府行事的便利，而從黨的政策於腦後。一定要時時刻刻不忘記黨，在黨的指導之下，實行黨的主義和政綱。

政府要聽黨的指導，但是黨却不能過于束縛政府的行動。有些同志，不明以黨治國的真義，不知權衡區分的精神，對於政府的日常行政，也要橫加干涉，尤以兩湖爲共產黨所把持的各縣黨部爲然。縣公署用一科長，都要得縣黨部的通過，縣知事爲世於行政起見，和地方商家稍加聯絡，便攻擊爲勾結土豪劣紳。此外，強迫政府行不能行的事，阻止政府行應行的事，更是常有的現象。弄得有爲的地方行政官，不能發展其能力，而無聊的官吏，却事事仰承黨部的鼻息，以保障自己的地位。縣黨部的職員，大半不是土豪劣紳的變相，便是不得志於省會或中央的青年。他們不懂黨的主義，不知黨治的精神，但憑一己的好惡，做任意的行動，結果使民衆視黨部如蛇蝎，使地方行政日趨于停頓和零弛。這一點不改良，地方行政決不能整理。而地方行政，却與民衆有密切的關係，地方行政沒有設施，民衆當然要失望。

此外，政府中的各部，向來也沒有整個的行動，只是各顧各的便利。例如財政機



關，只管增加稅收，而妨礙實業機關的振興產業；或只管節省支出，而扣留或減少教育機關的教育經費。各部只管各部的事，沒有看到各部的責任，是在分工實行黨的整個的政策，是在爲民衆謀福利。忘却了民衆福利和黨的政策這兩個前提，無論各部本身的成績怎樣好，根本的組織，和北京政府的各部，實在沒有怎麼區別。這一點，實在要改正。我們要顧及民衆的福利和黨的整個計劃。在這兩個前提之下，就是于政府各部有不便的事情，我們也要去做；例如取消苛捐雜稅，和財產機關的收入雖有妨礙，然而爲民衆的利益，爲黨的政策，我們應該去實行。要這樣，才能表現我們的政治，是爲人民的政治。

第三、在一切法制沒有確立的現在，事實上，只是人治的政治，不是法治的政治。在法治政治之下，要有很好的法，在人治政治之下，就要有很好的人。所以關於政治上的人選，也要特別注意。

不幸在過去的事實上，對於這一點，未免過于疎忽；無論那一級政府，都有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參雜其間；最好的，也不過是思想落伍，官僚氣習極深的舊式官僚，不待說，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術的人，我們不妨任用，而且應該任用；但是只能用他們作事務官，而不能讓他們作政務官。在社會上已經失去信用的人，任其盤踞要津，就會使民衆對於政府失望；對於政府失望，就是對於黨失望。時代落伍的人，如任其

今 後 的 革 命

掌握政權，因為他們舊時代的積習太深，即使個人廉潔自守，而政治上決不會有新的設施。至於貪官污吏的剝削人民，土豪劣紳的魚肉民衆，就更不必說。這都是過去所犯的弊病。在人治政治之下，用了這種不健全的人，自然會出現不健全的政治；用了這種腐化的人，自然會出現腐化的政治。希望政治當局，今後再不要犯這個毛病。

以上是我們對於政治上的幾個最低限度的要求。要這幾個最低限度的要求能夠做到，爲人民的政治和由人民的政治，才有逐漸實施的可能。

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出版

宣傳叢書之七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編輯者

山西省黨部宣傳部

發行者

山西黨部週刊社

代售處

各大書坊

宣傳部宣傳叢書

國民黨員須知

李江著

定價六分

現世界政治觀

李江著

定價一角

三民主義概說

焦金鑄編

定價六分

總理遺囑

韓克溫編

定價六分

關稅自主問題

姚小山編

定價四分

三民主義的理論與發揚

定價一角

代售處

晉新書社

中山圖書社

晉華書社